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七

明 吳寛 撰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脩然逝兮不可留緊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娱

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叔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恥於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為得計孰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嚭之與員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于天殷鑒之不遠兮何無彊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

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屈為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兮故宮艸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恃強力兮為國雖蹔興兮輙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荆蠻以讓國兮任涔水以為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里猶沐浴其膏澤瞻清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哲之坦途

咎鬚文 并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為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盖其過在鬚也為文以咎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為汝鬚汝鬚之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于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為我有初焉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揉其密如林其豐若蔀其直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

眉之睞目豈若鬒髮之在首不敢人悅徒增我醜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亦惑故友陷我于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舌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鬢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為且今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為白如抽繭絲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將安施言已忽見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

睒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賔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于汝五達三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緊我之由我何負于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以有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于汝汝今頷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為汝役寔為汝賊嗜彼臭味昡于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煑粥燎我而兄弟情

真燃我于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于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蒐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馬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于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于晉人閹寺薰腐之餘我即與之絶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羣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毁傷古訓是遺我不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貴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静言思之深自悔悮掀

鬚一笑歡好如故

湯媪傳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媪媪少遇爲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覰其所爲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

無以告予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氣量能容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黙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頺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甲

以自牧即之也温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温温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譖于公子曰媪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耶公

子尚慎之媪間而慍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
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温飽無求于世若
輩粉白黛緑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
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䟽之諸
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
氏與媪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
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
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閒涑水司

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衣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薨朝廷因有温國之封媪後壽㽔

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甚重往往

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攜其昆仲四輩北遊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官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為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為文字交它日東阜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裁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碩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為人外若峭厲而中寔温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頗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貯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勸輒更端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為此君傳神或時幸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臧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穎皆倚重焉初

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遂弃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盖其平日靜厚有容而頴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黒之說頗好而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于儒林不絶素患渴疾醫有井華者治之輒愈盖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渇耶井華疑其侍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殙願公勿行浸潤之譖可也乃用其

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
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
謂我為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韻立
傳如泓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
端氏尚未顯故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
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或曰知之盖端氏非其人不交
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駔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
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遺而不録歟其族

人阮有才具多出用于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皿君曰鐘曰鼎曰鬴曰甗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于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歙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于玉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咈然而怒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徽謂龐士元曰鳳靈鳥也士元有隱德差可儗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哉爲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其匹鳳也益然矣故世亦有以鶴儗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在雞羣

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别白于世宜

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

耶盖先生生今之世可謂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

翔于甸矣而復有取于鶴者豈真以鶴之形類我之臞

耶夫飢則臞飽則腴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

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

則亦何自而不腴哉其必有說也盖事苟有樂于心則

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下咽矣是故

先生之臞寛能言之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腴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食而無墨素飡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若鶯泛泛若鳧附人若鞲上鷹攫食若道旁烏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巳丑閏月十七日

巳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巳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

送至無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竹茶爐爐有毛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煑之火始然而湯已沸又爐内坊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已巳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犇牛

庚午至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河出約至瓜洲俟于江口辛未雨癸酉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顔澄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予約表弟瀹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二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澄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洲曹氏乙亥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巳卯宿灣頭白塔舟始至夜至髙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于盂城驛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鋭千都參將勝

私第午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牐晚至清江浦邵文敬貟外吳文盛主事來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寄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留軒中題高彥敬山水卷卷長丈許奇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己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黄家牐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

宿師家莊巳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俟于公館庚子飯洪天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祗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顔廟入謁已始至闕里謁先聖廟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行聖公孔弘泰導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蘖耳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賔堂見三

氏學諸生行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
有詩晚抵寧陽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
至安山時舟巳行至此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牐
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
林朝信御史以廵河至會于舟中宿鄭家口丁未宿德
州戊申宿連窩巳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宿直沽
壬子宿蔡村癸丑宿楊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黄沙蔽天
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為孟浩啓殯歛金䟽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敝里歳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歛之費亦假貸于人兹欲舉葬先壠而妻女睘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恵使仁心無間于存没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𨙻周于棺必也金重于羽聊持短䟽兼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者矣

為何令歛金䟽

蓋聞惻隱之心發于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于結草之老人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于傳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久淹辟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倅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罹乎餘禍在縲絏而非罪事類冶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叩闔扉而飲食或絶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既乏緹縈孰為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强近之親使無回生之仁人徒有瘐

死之惡日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苟完居室無盡美之意逮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肇興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胥口當門慨吳相伍員

于百世甬頭接壤懷漢家四皓之一人猶嫌為陸地行仙直欲作風塵表物厥既得卜方鳩僝功木既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瓦豈有足而污者為王承福度量于崇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間之廈絕異聊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藻句

抛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

詫涵空

抛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抛梁南窗戸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

抛梁北萬里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色

抛梁上舉首浮雲真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

言非妄

抛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脱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蜕汙濁之中鳳覽德輝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留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并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

尤甚野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奈遭歲之不易兮迫死期于旦暮幸吳楚之小康兮將呿口而待哺聊假息于涸轍兮兾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為羣兮相攜持而南下朝攬采乎息炭兮夕竄伏乎宿莽彷徨于河濟之壖兮又乏舟楫之可渡對洪波而

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仆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爾其何辜兮遘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正供而誅責豈騋牝之蓄養兮為軍興之未息抑瓴甋之搏埴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箠楚之强虣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于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愚尚有知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舉弊事而悉改兮行慎擇乎有司闢言路而

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今且蠲租兮已責勸分兮賑飢寧汲黯之矯制兮遺富粥而拯危爾尚少須臾無死兮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為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率用此道若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是已屬者海内禍亂朕率豪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

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茍有其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徒然哉粤稽庠序學校之制建于虞夏商周之日盖欲聚學者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徳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寤寐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

有年于茲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為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于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朴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于試士勿拘聲病以為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于用之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

于用之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子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兹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住節再臨畢官假于中旬之末清朝共立罄私情于一日之間僉謂故事之當脩維其時矣强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巳自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叙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賓主之不分盟在久

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敎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語詢之蓋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為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者家譜為族人藏甕中埋于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

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屢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說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並立堂上一内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歷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

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與手敕行寛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没時年已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購屋俾居其旁更給以衣食其嘗被親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盖平生惟務損己尤不能作偽故吳儒杜東

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有徳之士吳某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姪等事里人視以為法而尊敬之者無間年七十七以寛忝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意勤勞内助開拓産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賛成異事甚多親鄰頼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没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封及以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為賢德之報也

亡妻陳氏為吳中大家女家在閶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失特為置妾竟得二子而撫養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制詞但仗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亡妻事畧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諱幸甚李謝二先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寛年既壯始獲登仕歴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

為鄰里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死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覓久辱知愛幸不斥絶如獲矜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覓之罪

也往歲王存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兹黄文選便敢終仰瀆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别楮惟是率易負譴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古者中外之勢其强弱之不相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茍求安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徍彼愈厚其終也侮我愈多盖失其所以自强而忘其所

以為弱也絶是數者使人知中外之勢截然有疆域之不可越者此則我祖宗之威也此則所以為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敵人强盛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其勢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强無弱即不舉兵舉則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邉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請已至宵旰憂慮遂勞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出于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邉徼之晏然者乃由于

將帥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
國者宜長顧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
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
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
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不能將也故將不
難於擇而難于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特在于養
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歲
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隷大將麾下

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敵人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敵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為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圖蓋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

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堠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黄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為苑囿居則為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為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堠千三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
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于其議則大功幾于
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為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
敵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缾罍相關唇齒相附
敵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為勞費益
有甚焉閒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
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蒞謫
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

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爲糴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
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
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
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之城河南亦可
扼敵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种世衡范仲淹當西
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倏然而就此
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爲者乎雖然趙充
國有云兵難喩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爲此

言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寛等謹奏為東宮講學事臣等並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脩廪禄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于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内不過數月况當其時自清晨至

于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祖宗立法甚簡蓋欲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東宫殿下年漸長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為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既多及今秋月既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十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庶民亦然況為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于中闈不若出就于外傳居儲副之位遵祖宗

之法親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皇上特諭殿下早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蓄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

問安疏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以疾免朝是日晚太監陳寬傳旨因風寒感成咳嗽欲要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並出告上漸安又明日諸司各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

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覲天顏實切瞻戀伏望皇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為此具本親賫問安伏候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為老病乞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令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

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厚恩尚圖報于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强支持此雖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况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聖聰誠出于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輙發精力久耗近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瘘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無效終日僵卧在牀呻吟不絶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

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于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准令致仕以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于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寔為養病之謀也伏蒙皇上不忍棄絶特見優容過為褒奬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可也然人于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命之罪再陳籲天之情誠出于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損于時深為可惜伏望皇上攺頒恩旨特遂私情賜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聞

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聖旨卿學行間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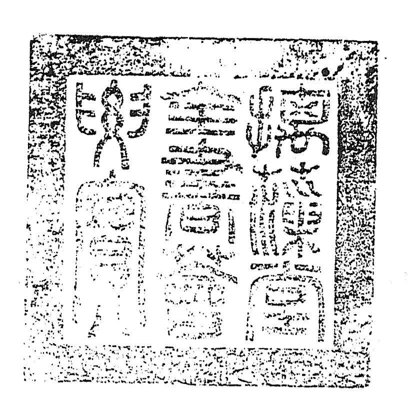
謹奏為老病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聖旨褒奬勉留感激無已再蒙欽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遣內臣賜以酒米等物自念非才當此寵眷雖嘗力疾望闕叩頭私心以為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朝陳謝再竭駑鈍

以備驅策于萬一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令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不容自已盖自去歲淮揚等府久
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
皆不雨尤為可慮仰惟皇上朝夕憂勤以為災由人興
特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
洚水儆予之心也在廷之臣聞命恐懼以為政由人舉
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恭蒙聖旨勉留
脩省不肯棄絶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而志氣方

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全不知止弊政之本實在于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聖諭者伏望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還鄉非惟下遂私情必然上回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顒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勑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脩省卿屢引疾已有旨

不允其勉起供職不必固辭

家藏集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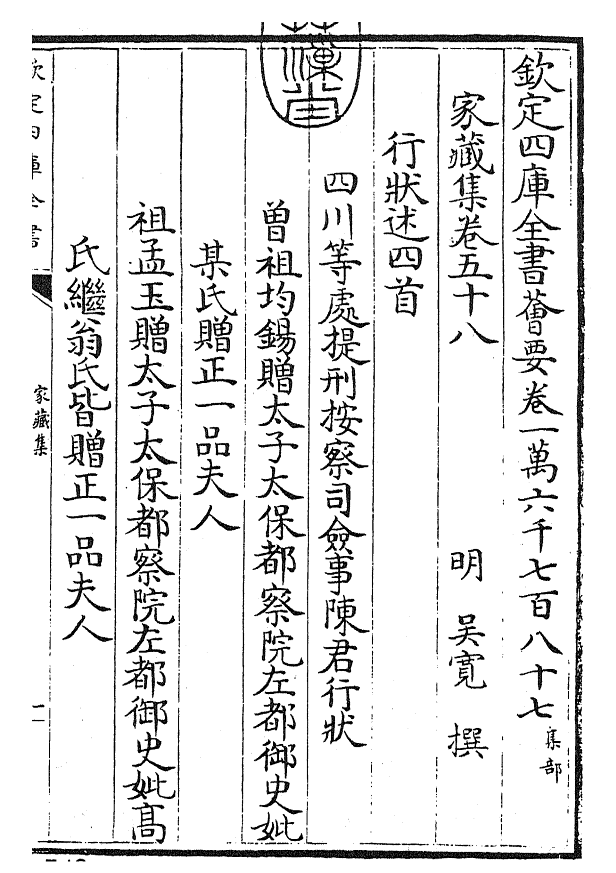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八 五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八　　明　吴寛　撰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氏贈正一品夫人

祖孟玉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高氏繼翁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僎年四十

五狀

君諱僎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入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户赫奕為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為事從里師鄭鏐受周

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緒郡邑將援例薦于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藉勢力以作官耶寢其事而從史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録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事為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

家人指為一人所殺其人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寃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豈禁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並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賈往往賍賄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巡鹽一商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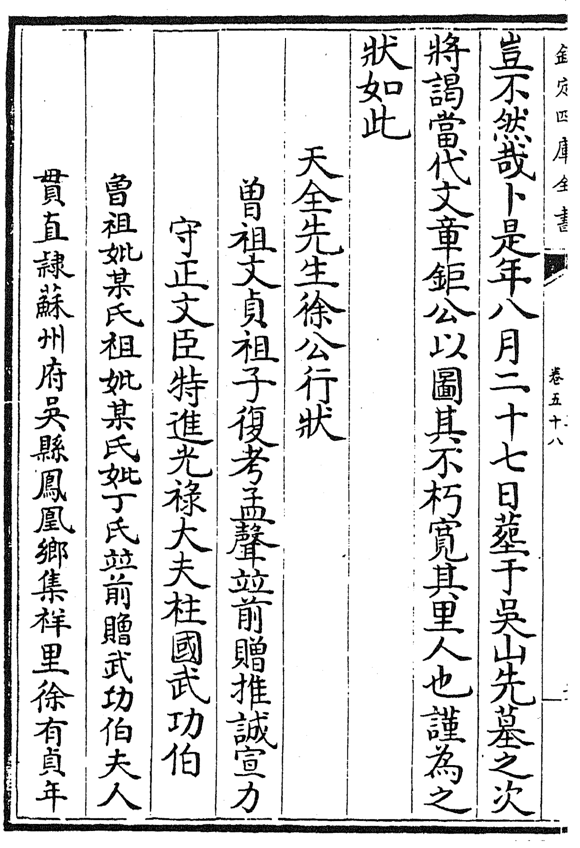
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兾識君君曰吾家書顧令
汝輩持來耶笞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
姦人歛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
書御史乎為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獠溪藏峒
伏為患無時朝廷亦既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
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
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鎮撫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
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

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筭并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為前驅列營大壩不觧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縁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

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溪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為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為用命遂大破其衆既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

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
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州還至叙南背岸峯江水湍
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
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瑮之女封孺人子男四人曰浙
曰泳曰沆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爲人孝
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
子子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
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廩米稍餘遇

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
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
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廵
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冑士功業著矣
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僖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之死
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絲髮小害縮首萎
腇不肯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力為之雖
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



豈不然哉卜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吴山先墓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其不朽寬其里人也謹為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復考孟聲竝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竝前贈武功伯夫人

貫直隷蘇州府吴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年

六十六狀

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為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遭時沉晦連世不仕至孟聲甫生三子以其仲有異質始教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頴敏殊甚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

學益進文益竒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卧一土牀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旣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為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有詔簡進士績學翰林為庶吉士數

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為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宣宗崩預脩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脩玉牒再遷侍講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為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禦北虜者殆無遺策上嘉納之及己巳之變京師戒嚴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公視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至則作鎮彰德民時聞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遝其家就業者數

萬人遂糾義旅為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日親
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不藉其
名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之用既而胡寇遁京
師解嚴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二年充經筵講官明年遷
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
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渠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饟道
既阻而役卒疲甚朝廷不知所為議舉可以治之者大
臣乃以公應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

涸舟楫不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
為神水公乃謂其屬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
功彼數萬疲卒吾不能用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
期使來然又慮其遣於一日衆且生亂量其地之遠近
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公乃乘小舟以
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汶沿衛及沚循大河道濮范還始
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
水之策大意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

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為性可

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

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

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

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

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益

旱則涸此漕運所為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

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

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牐疏水之渠渠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豬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牐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九長衺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揵以水門綀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

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肺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成先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水患既治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及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典內閣

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
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兼華蓋殿大學士典內閣事如
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上
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上亦才
公數開納一時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
忌而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曹石侵奪民田事上
既曲宥之而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
獄賴上之明出公參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

必欲置之死地復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苦訊三日竟無狀適承天門災上感悟竟宥公為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上益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及曹石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買地林屋洞天將為終焉之圖因自號天全居士今上即位覃恩海內詔賜公章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年六十六公為人精

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纚纚終日不倦而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作義旅之氣復奏請於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行視鄒魯間復前元賜顔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没於官者且增置二十頃悉畀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遭遇先帝大見於用方將盡展所藴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遭讒被逐矣公之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説

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古雅雄竒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歳文筆益老所著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藴氏出也女六人長適祝瓛次適王瑮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次二未行葬卜卒之明年某日墓在吴縣玉遮山之原寛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之故舊者數事謹為之狀以備執

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正月戊申翰林院脩撰承務郎里生吳寬謹狀

賀復菴行述

賀復菴先生諱承字宗振復菴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亡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吳城之采蓮里遂為吳人季昭生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初大理官江陰時樂其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

於朝以没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生生八年矣纍然無所歸官以土籠舁歸江陰依孫氏女兄女兄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奮厲乃復來吳中適舅氏鄞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留受業迨年稍長有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其困苦有人所不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而授以田廬先生雖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張徽率以重法逼平民從軍

先生有怨家以其嫌名於大理公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搒掠卒誣服既而盡鬻其田廬兩詣京師陳冤狀事卒白猶隸蘇州衛終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今參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故相與衣食之稍獲濟而衛有撫軍黄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敎諸子及里之後生久之弟子行束脩以從遊者日衆自奉既有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敎授如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

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巳生辰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
至是疾作其子煑藥以進輒揮去越兩月竟卒十二月
二十七日也先生為人誠慤不欺亦不疑人欺巳嘗理
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為家奴竊去亦不窮詰性介特
寡交遊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
猶以儉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率
然亦不苟配薛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
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煥

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恩補郡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

收葬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墓在吳縣胥臺鄉黃

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清脩彊學以

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晚節雖獲康適而卒

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

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誄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寬

不文謹因甫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亾兄原本行述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蘓之長洲人先脩撰府
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
没頼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
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
既入小學誦習頴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
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輙能
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
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

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屨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灑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度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為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黨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歸省而先府君不幸巳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

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𥡴𥡴習進士業女曰淑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吴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於仁人君子幸終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覲字賔用姓閭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以事廢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輙牧於野或於牛背得詩則折竹竅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間人見其所牧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之飢則飼之勞則體之寒作宮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之體之禦之浮之而不飢不渴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飲

或食或卧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䑛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吏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肯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說也盖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年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

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於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曰牛止吾居兮牛行吾隨我牧我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牧野子之為人不足疑也觀其作歌之意蓋安於牧而無外慕者也又其言足為為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今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

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緡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葉氏賴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於鄉不偶以歲貢入冑監初試事已有薦謹名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益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

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
俄而兵起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
士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
有為佩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
畢乃糾義旅為勤王舉戰纜戎器數日畧具則聞南師
爝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
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終義其
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

子代還屏蹟田園怡然自得後年八十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恵政著循吏稱蓋義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為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季布仁義之道蓋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周是脩輩類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以為傳既以表義士之志且愧世之為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轅字遜仲號順菴其先為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宋有諱子文者登寳慶二年王會龍牓進士知廣德軍生若鼎嘉興録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召見髙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禧次禮累官至户部侍郎次祺處士禧之仲子也生當國初適逢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其父子竝繫詔獄處士時年十一耳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寃闕下竟致瘐死事始

已時莫氏以貲産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
處士竊獨憂之每指同姓隷洱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
也人莫測其意後黨禍起芝翁與其子侍郎公相繼死
於法餘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尺
籍免人始謂其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矣
有遺孤二皆在襁褓間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名
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葬於鄉蓋冒法禁幾死者
數矣迨己卯改元家人竝蒙恩宥歸而故居蕩然無遺

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字孤䘏寡恩意備至痛念先世輙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為人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寛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而酗酒嘗病處士臂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與較者釋其縛遣去琬惡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於郡郡守况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語人曰所言琬殺一家三人蓋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琬聞之於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者矣後琬竟論死則聞

諸子有力焉爲憮然不樂者累日富人沈文度莫之婣家也有女許嫁陜右劉氏已而文度坐事死家謫戍邊處士爲收養其女於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來聘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巳女然馬華者與莫爲鄰舉家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録也處士少時嘗語芝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

於此獨不能為之乎翁深然之而遭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為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於古禮而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絶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媪之類少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歴論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録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記歳久積成大册下筆為詞章語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歴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

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魚海鹽二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始一遷官今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參議趙忠次適士人沈滋孫男二曰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昊曾孫男女各一史官吳寬曰吳自唐以來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益賦於民民不勝其困宋興錢氏納土賴其臣湛其

籍於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於有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薄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剗削殆盡蓋所以鑒往弊而矯之也然聞之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槩及之幸而得處士用智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為蘇之常熟人高祖珵元海道萬户佩金虎符曾祖㤝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頼之祖伯阜父孟明皆有隠操母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邵舍墅至㤝祖始遷漁梁後復避亂於外及孟明之世還而田廬蕩然矣於是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祇益爭鬬若江陰嚴志道同邑計

蒙正皆閑於禮者相與為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内嚴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絶特采江州陳氏臨川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為一編又取古之同居者為集都御史思菴吴公脩撰止菴張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毋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蓋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

於鄉服止絁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今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亦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於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欵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為愳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卒集時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翦除殆盡獨識公耡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奬平生

義舉視力所及即為之當歲飢鄉里告於公顧所藏不足遣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給他如發廪假貸不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於貧家婚喪及生産急難所以周給之者不可悉數量尤有容豪猾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人以為深讎公當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婁丈貞公贊遺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事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己巳享年七十四而終初以

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愼愷悌懷忕懌悛恪愼愷懐俱義官忕由鄉貢歷古田長寧知縣恪登進士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十二人玄孫十人論曰

世謂吳俗侈靡觀於徐公之為人豈信然哉蓋其持身以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義又若齊魯

諸儒之質行其意蓋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於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恵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是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奉命廵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頼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蓋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

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

痼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方寸已亂學果能成

耶父嘉其意乃已凡母病發孝子輒抱持流涕見醫藥

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減及以壽終居喪哀毀

骨立以父在恐傷生為強進食飲俄而其父一夕以中

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絶而復蘇為不食者累

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於墓墓林木茂密周匝數里

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攀木悲號入夜不絶聲親知勸之

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日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平生不獨為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寬曰東陽許氏子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瓊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弟故鄉貢進士塤予昔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太學生馬逢原特為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為傳蓋予之職業在此至於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

也

僅齋居士傳

僅齋居士長洲人姓吳氏名瑄字元璧僅齋其自號也大父曰文質永樂間為浙之樂清令循良篤厚人稱古君子居士少稟髙資超軼不羣從師講業未畢其說而意已解為文初習場屋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視前輩瞠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必居上第顧數舉於鄉不偶歎曰此非有司

之過也吾業髙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於禮部居士強就例曰吾乃為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選銓曹得黄州通判令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篇置行囊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藩臬官皆待之加等初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跅弛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不苛刻更感之賦入率以時居三年言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飄然東歸買宅閶

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曰為溪園之樂客至或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娱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髙之居士為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吽見拘拘翦翦者不欲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在黄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百枚遺予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焕伯同過予相見道舊事皆歷

然以老居士曰君知我者能為我傳其平生乎予曰若能以古銅卣潤筆當如命曰吾寧無身後名卣不可無蓋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亦取鄉舉就試春闈道其父意噫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贊曰

孔子思魯之狂士而謂鄉原為德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琴張曾晳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原則原壤之流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為琴張曾晳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辯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敝屣焉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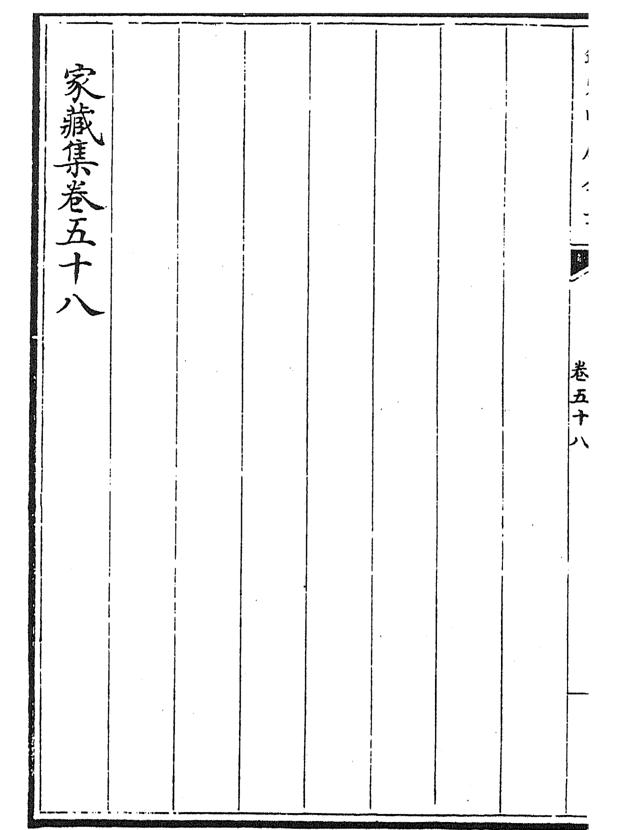
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靜專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嫕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靜專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為擇贅壻得里士蕭貴貴字用和故蘊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為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方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

用和適侍行遘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遠行意耶今汝縱為良人死獨不為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母下為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謂蘇為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為弟子員蓋久而成名即今聊城

教諭綬也綬先為靈寶訓導節婦享其祿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為天道之報其節云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於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朝廷屢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婦之為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垂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家藏集卷五十八